

墙角的风景

□田秀明

春天的时候,父亲往一只归置在墙角的大缸里填土,大缸原来是放在厨房里盛水用的,后来接上了自来水,大缸便被挪到院子的围墙下面,一直闲置在那儿。填完了半缸土,父亲又开始往大缸里注水,水没过土层有两三公分,父亲从厨房里拎出一筐没吃完的慈姑,挑出十来只个儿大的,掰下慈姑嘴儿,然后一一撤进水面下的土层里,只留下一个个小尖儿露在水面上。

隔几日,父亲便往大缸舀上一盆水,十来天的工夫,那一个个小小的尖嘴儿便泛起了青绿,又隔了几日,一片片油油的、绿绿的慈姑嫩叶就荡漾在了大缸的水面上。慈姑的叶子和荷花的叶子差不了多少,只

不过荷花的叶子大且圆,慈姑的叶子呈一个个“心”字形。古人相传,慈姑一根十二子,如慈姑般爱育诸子,生出这样的叶子是不是在寓意着要捧出一颗仁爱慈善的心呢?

转眼间,一颗颗“心”叶已经疯长到快接近缸口,在微风的吹拂下,摇摇曳曳,呼之欲出。在初夏的暖阳里,一片片“心”形的叶子越发显得青翠欲滴,即使到了烈日炎炎的盛夏,慈姑的叶子也丝毫不惧毒日的烤炙,依然骄傲地捧着那颗心,昂首抬头。

慈姑的叶子一直会青翠到深秋乃至初冬,到了那个时节,那一颗颗“心”才会渐渐褪去一身华丽的青衣,慢慢泛黄直至枯萎。也许它“心”里明白,它根部的孩子们已经成熟起来了,它也已经完成了使命。

收获是最快乐的事情,父亲乐滋滋地拔去残留在大缸中的枯叶,用一把小铁锹轻轻拨开缸中表层的浮土,一只只皮青个大的慈姑已赫然在目。收获了一小筐慈姑,父亲特地挑了十来只,说是要等到来年春天再种上。晚上的餐桌上,多了一大盆慈姑烧肉,平时不怎么喝酒的父亲还端起了酒杯,一杯下去已是面红耳赤,不过看得出父亲的心里美着呢。

慈姑是一种家常蔬菜,里下河一带的人家多在稻田里种植,因其味微有苦涩,烹制时常常先入水焯至半熟。

慈姑入菜也很简单,多半是慈姑烧肉,我的家乡还有一道慈姑菜,虽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字,仅被冠以“杂炒”,大概相当于东北的乱炖吧。待油烧热后,

倒入事先切好的肉丝、白菜、青蒜、卜页以及慈姑片儿,一顿乱炒,起锅时加入适量盐、鸡精、白糖,也有滴入些许生抽的,下酒吃饭都不失为佳肴。我曾经走过不少地方,大城市也好,小城镇也罢,都没有品尝到过家乡“杂炒”的味道。

关于慈姑入菜,我还读到过汪曾祺老先生的一篇文章《咸菜慈姑汤》。汪先生的家乡和我的家乡一样,都属于苏北水乡。汪先生十九岁离开家乡,三四十年都没有吃到慈姑,因为久违,便对慈姑有了感情,想念起儿时常常喝的咸菜慈姑汤,其实汪先生的笔下更多的是对亲人的想念,对家乡的思想。

每每吃到慈姑,我一样会想到父亲忙碌的身影,想到家中院角里那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素

□黄丽娟

相较于春,冬日江畔少了一份热烈、繁盛,却多了一抹素雅、清简。

视线掠过长长的堤岸,一时难以找到隔页分行的句点。渺渺江面,风起浪涌,浪花自开自静。两三只吹沙船泊在江心,静远渺小。

徒步岸堤,环顾四野,草木丛生,芦花飞扬。那些树木,无论高大与否,皆已褪去了春夏盛大的绿装,齐刷刷以赤条条的形象立于穹庐之下。再细看那些枝条,疏密有致,虽参差不齐,却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地生长、生长。在天幕映衬下,像极了丹青大师随性勾勒的水墨线条,浓淡适宜,力透纸背,筋骨分明。

有林就该有鸟。左顾右盼,欲觅几只鸟雀,却不得踪迹。偶尔抬头,倒瞥见光秃秃的枝丫间筑有一两枚鸟窝,心里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。风中的鸟巢,爱的天堂呀。

有风从江上来,裹挟着一股湿润的泥土气息。我们贪婪地迎着风深深吸了一口气,顿

觉神清气爽。大家拉起手,像孩童似的在大堤上奔跑起来。久违的童真童趣伴着滔滔江水,漾起了层层细波。远处,白色的航标灯像一位哲人在向我们频频招手,指引我们走向更远的远方。

寂寂江畔,无芦笛之声,却有枕水人家。小小的房屋掩映在竹林间,柴门紧闭,独舟自横,菜畦青葱,羊儿欢鸣,甚有一番远意。拐过一条小径,遇一上了年纪的农妇,她正在风中筛豆子。粒粒豆子随风落下,划出的弧度令最朴实的动作有了哲学的美意。

采一束芦花端详,择一片草地静坐。刚刚还和江面浑然一色的天空,突然撕开了一道口子,大把大把的金子直泻而下,撒落在江面上,跳跃着,激荡着。虽短暂,却璀璨无比。

在这枯寂深沉的季节里,一切都是素素的样子。昔日的繁华喧嚣都已远去,便有了深邃、空旷、宏阔之美。冬日里的沉寂,其实是一种自省、一种坚守,也是沉淀自我、积蓄力量的过程。

苏州小巷

□黄健

有人说:“没有虎丘,苏州依然是苏州;没有了小巷,苏州就难是苏州了。”的确,小巷之于苏州,就如同胡同之于北京,里弄之于上海。

苏州城里有众多的巷陌,叫得出名的,叫不出名的,上千条,犹如这座历史古城体内纵横交错、细细密密的血脉,有的幽深而绵延,有的依水而环绕,或通向大道,或与桥相衔,或曲折蜿蜒消失在重重叠叠灰色的宅子深处。

走进苏州的小巷,就走进了诗意居所。偶尔从虚掩的大门向内一瞥,会看到老人悠闲地靠在竹躺椅上,端着一杯清茶,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越剧或评弹,悠然自得。女人

们倚着门槛坐着,一边织着毛衣,一边唠着家常。猫儿狗儿也会安静地趴在它们的脚边,眯着眼睛睡大觉。

雨天的小巷更是静谧,能听见雨落在地上、屋顶上、窗台上的婉约乐音。那小巷便是一首婉约清丽的小诗,一幅古朴冲淡的画。只要在小巷徘徊一会儿,心情就会如小巷里的古井,澄明如水,舒缓自然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幽深的巷子里藏着许多有手艺、有绝活的人。镂空雕花的木窗、竹骨密匀的油纸伞、甜香诱人的姜糖、蜡染的布匹、手绣的布鞋,或者是豆腐坊、铁匠铺、竹器店、烧饼摊……它们都淡然地守候在小巷的某一个角落,营造出一种品不完的古韵风情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压岁钱

熊燕

曾有人调侃:“世上最大的骗局就是‘压岁钱让妈妈帮你保管’。”我却没有受这样的骗。

我结婚的时候,母亲塞给我厚厚一叠老钞票,大多是1元、2元,甚至还有几张1953年发行的1分、2分、5分。母亲说,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压岁钱。我八岁那年,奶奶生重病,花光了家中积蓄。快过年时,母亲愁容满面,将过年所需的开支算了又算。夜灯下,我看着母亲在纸上一笔一笔地算,躲在棉被中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叹息。从那以后,每年的压岁钱我都交给母亲,借口说怕丢。只是没想到母亲一直为我存着,二十年来,竟有厚厚一叠。

遗憾的是,结婚后由于几次搬家,很多东西都在不经意中遗失。那叠压岁钱,也不知现在身在何处,还能不能找得到。但只要想起,就备觉温暖。

青春小卖部

时双庆

十四五岁,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。我还记得你撒开两腿,手里扬着卡片,对着小卖部的老板大喊大叫:“再来一包!”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在小卖部里找到了归宿。从进入校园的那一刻起,小卖部就成为了我们情感的寄托。有时候小卖部里干脆面的味道会馋得我们睡不着觉,总会在班主检查完寝后偷偷地溜进小卖部,再鬼鬼祟祟地回到宿舍。寂静的夜里,你总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响声。

许多年后,当我再次走进校园,依然能嗅到满满的青春气息。我把目光停留在角落里的一个小卖部上,那些青春荡漾的岁月匆匆而过,而小卖部就是月光宝盒,打开它,仿佛又一次回到了久违的校园时光。

新年台历

周二中

取下翻卷了边的旧台历,换上新的。在这看似简单的交替之间,一年的日子不知不觉地溜走了。

我一直喜欢使用方块台历,左边两个孔,用椭圆形的铁箍套上,固定在台历架上。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,就是将昨天的日子轻轻翻过。尤其星期一上班,台历还是上周五的日子,一下子要翻三页,哗、哗、哗,更是让人感到光阴似箭。台历上那两个小孔,多像一双敏锐的眼睛,似乎在注视着我,似乎在问:这一天,你怎么样度过去?

要是遇上什么事,我会随手在台历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。要是没有预约,我不仅会写上字,还会将约定日子的那页台历折上……就这样,台历默默地陪我走过了一年的日子。“惟将旧物表深情”,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什么样的深情。每年,旧的台历我总舍不得马上丢了,我将它放在自己身后的台子上,放很久很久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木刻《苹果树根旁的园丁》【荷兰】梵高

后来才懂得

□苗君甫

小时候,听小朋友说她的爸爸会把她举在肩头飞快地旋转,“就像坐飞机一样好玩。”我回家把她的话复述给你听,以为你会满足我的要求,结果你说:“那叫坐飞机?有本事以后坐真飞机!”

我的失落不可遏制,原来你并不像别的父亲那样宠爱女儿。只是从那以后,你做了各式各样的纸飞机给我,甚至还让我和你一起动手做飞机模型,让我体会自己动手的快乐。

上初中时,物理课上受的打击让我生出厌学情绪。回家把苦恼和困惑讲给你听,以为你会安慰我,结果你瓮声瓮气地说:“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困难,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,以后的日子就别过了!”

我的难过铺天盖地,原来你不会温柔地善待我的小小情绪和悲伤,更不会劝解我的烦恼和迷茫。只是后来,我的学习桌上多了一份物理资料——错题本和知识串讲,是你托亲戚朋友找到了物理学得最好的学长,让他把有用的资料给我。

上高中时,对校园公认的白马王子情愫暗生。他是多么优秀啊,学习好、篮球打得好、人又长得帅,简直是完美的化身。我无限神往地说起他,你一把掐断我的

抒情说:“光羡慕人家有啥用?有能耐你跟他进同一所大学!”

大学时,我开始萌生写小说的念头,因为文笔好,我成了校园有名的“才女”。回家兴奋地说起我的作家梦,你闷闷地说:“动个念头容易得不得了,关键你得问问你自己,有没有坚持下去的能力!”

原来你不支持我的梦想,你甚至已经开始“诋毁”我的三分钟热度。只是后来,你给我准备了那么多的作家传记,我渐渐明白,有梦想远远不够,关键是要有为实现梦想的方法和为梦想坚持的毅力。

工作以后,为人处世的小心翼翼和单位看似简单实则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,让大大咧咧的我很不适应。回家历数工作的种种“罪行”,你恨恨地说:“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需要动脑子的工作,有能耐的人是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井井有条,而不是整天抱怨!”

我难过,你怎么会是这样的父亲,连一句同情的话你都不肯说。只是后来,你给我讲人际关系相处之道,并把自己多年的经验总结给我听,我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弱点所在,开始规避,开始成长。

其实到后来,尤其在我也有了孩子的当下,我已经懂得,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性格的父亲,就有多少种对父爱的诠释。也许,你根本不是那种温柔的父亲,但是你也一样爱我,只是你的爱严苛深情、与众不同。